

新經濟・新危機



其實，即使立法會沒有用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來調查雷曼迷你債券事件，衆銀行家們仍要爲兩個新經濟現象擔心的「ICANN」國際組織（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，即「互聯網域名及規約編號配組織」）打算再推新猷，就是推出「bank」，也就是說「銀行」域名。

此舉令不少美國、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方面十分頭痛，擔心像當日出初「com」時，有不少差不多的域名魚目混珠，特別是現時互聯網上的金融騙案非常猖獗。雖然很多國家已修訂相關法規，以保障銀行利益，但仍有多銀行去信「ICANN」，希望延遲推出「bank」域名，是多了過了金融海嘯再算。只是互聯網的大勢乃是多推出新產品，是故「ICANN」也只能承諾會非常小心地審批「bank」域名的申請，並會與國際刑警

陳天權

傳統婚禮

維持古老的風俗，除了有上一輩推動外，還要新一代願意接棒，否則相傳下來的習慣會逐漸流失。像傳統的婚禮，由於年輕人怕麻煩，加上西方風氣影響，在現今香港已難得一見了。因此當我知道屯門屯子圍的陶氏以花轎迎親時，便不請自來，一睹這快將失落的傳統。

在區內人士鼓吹下，屯門陶氏圍村近年已有三對新人辦過傳統婚禮。在最近一次，新娘子乘花車抵達屯子圍，便改乘花轎，在新郎引路下來到夫家，雙雙經過米篩、跨過火盆，在屋內稍事休息後再往陶氏宗祠拜祖先。在路上，穿上長衫馬褂及佩帶繡球的新郎走在前面，花轎載着新娘，前有迎親牌和紅燈籠帶領，左右有瑞獅保護，鼓樂喧天，吸引不少人拍下這熱鬧場面。

到達祠堂後，先來一個大合照，其後新人沿側廊走進後廳。一名長輩爲他們祝福，繼而由禮生唱禮文，指示主婚人和新人在祖先靈前進行娶親和祭祖儀式。雖然主人盡可能依照古老習俗做，但因環境和觀念改變，許多環節已沒有跟從了。

像新娘子出門時，除了撐開紅傘擋寒之外，還要在地撒米，但後者已不做。另外，新娘按習俗要披上紅頭巾，雙腳不能觸地，由大姑姐撐上花轎，但今天找熟悉禮儀的大姑姐已不容易，更遑論有力可以撐起新娘。不過，能有復興傳統之心，舉辦一個與別不同的婚禮，足以讓新人留下美好回憶了。



屯門的傳統婚禮場面熱鬧

為阿扁看氣色

易經緯

醫生看病人容顏，相士看客人氣色，各有專業常規；而普羅大眾在社會安身立命，與人相處，也得觀察言色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「講大話唔眨眼」，這句廣東俗語，說的是那些說謊的人，面不變色心不跳，連眼也不眨。由這句俗語，可知說謊者心虛，眼神有所表露。就以台灣第一騙子阿扁爲例吧，他每講假話時，雙眼會不由自主地眨動，頻率比平時快，有時候，甚至闔上眼睛，端的是「閉着眼睛說瞎話」！接受法庭傳召，一時把責任往老婆身上推，一時又誑言要替全台灣民衆坐牢。

以最近阿扁面相氣色而觀，他一家都難逃官司，而他老婆不論是裝病還是真病，這冬天肯定不好過。無論阿扁如何苦心往自己臉上貼金、塗脂抹粉，也難掩「惡有惡報」、「時辰已到」的極壞氣色。看氣色，關鍵在命宮，也即是印堂，正確位置在眉心，兩眉之間那個部位，此乃氣色發源地。阿扁雖把此處搽得油亮，但那股惡運臨門的晦氣，是遮蓋不了的，這與「紙包不住火」同一道理。印宮對上，是官祿宮，阿扁在未被正式羈押之前的公開活動，此處已露兇光，而印堂壞氣色向雙眼角魚尾紋伸展，此處是夫妻宮，夫妻同一運。阿扁印堂的壞氣色向下眼肚伸延，此處是子女宮，其子女亦難逃法網。



費拉沙的堅持

胡銘堯

這四十年間，他遍尋方法令他再次雙手演奏，他這種對人生的堅持叫人感動。那是他人生的高峰，正值壯年，對未來抱有無限希望；偏偏就在這時候對他最重要的右手受傷。費拉沙說他做盡一切冒險的事，蓄了長髮和鬍子，更常以電單車風馳電掣……這都不是一個古典鋼琴家的所爲。

但他卻經歷過這一切，現在更要巡迴演出，踏上舞台演奏莫扎特、舒伯特。右手的活動能力失而復得，不單叫人驚嘆醫學昌明，還看得見一位偉大音樂家的堅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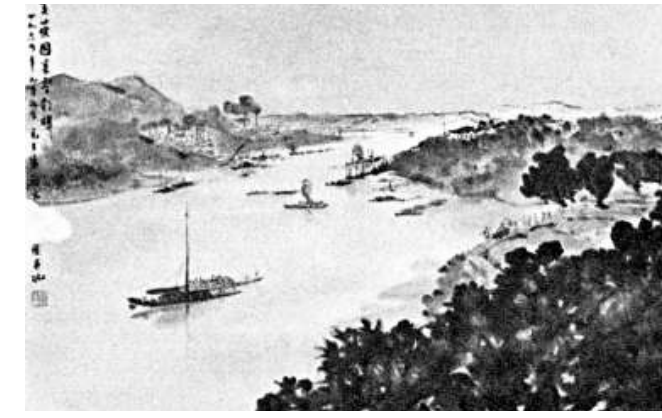
素來喜愛傳抱石的水墨山水，並非因為他痴嗜石濤的筆墨與意境，而是能夠深入生活，師法自然，自爾成局，另闢蹊徑。例如附圖是傳抱石水墨寫生《芙蓉園裡畫朝暉》，江上往來小艇與矮樹相映成趣，構成優美的境界。



宋代山水畫家郭熙曾力陳畫家要走進大自然，向「真山水」學習，不斷地細察，融匯一體；思想感情和季節、晨昏、晴雨、山石、江水等共通共生，始能「山水之意度見矣」。傳抱石着實身體力行，能做到這一點。故其氣韻生動，筆墨淋漓、揮灑自如。其寫生亦寫意之水墨山水畫，與董源的「淡墨輕嵐」，巨然光影調和的江南水鄉，使人回味無窮。

筆者最記得他的真跡《萬竿煙雨》（一九四四年作）、《聽瀑圖》和《瀟瀟暮雨》（一九四五年作），寫四川山區溟濛多變的雨景，氣勢非凡，深遠雄邁，使人「咫尺之內，便覺萬里爲遙」。

據考證，傳抱石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間，定居重慶歌樂山金剛坡，所以朝夕與蜀山煙雲雨澤相處，深深體驗四川一帶滄濛多變的大自然。我們可以說，雄偉奇幻的蜀地山川孕育了傳抱石那個時期的作品，加上他獨特的筆墨，皴法、造型、布局等，形成一己風格。都江堰、岷江、大渡河、峨眉山、青城山和烏龍江等地，皆爲他常遊之處。



李英豪

光動力療法簡述

思 健



光動力療法，對很多人來說，還是一個陌生的詞語。然而這種與傳統醫療手段截然不同的治療方法，自面世後，已處處顯露出鋒芒，成爲一顆熠熠發光的「明日之星」。

將來，癌症患者（食道癌、膀胱癌、肺癌、乳腺癌、宮頸癌、肺癌、口腔癌、惡性黑色素瘤等），將無須開刀無須放療無須化療，只要打一針，然後用光源照一下，癌細胞就會自然死亡。治療過程中，患者無痛苦，不傷及正常細胞，也不留下疤痕，這是神話故事嗎？不是！現今醫學正用這種嶄新的治療方法，成功地醫治了成千上萬的病人！只是光動力療法目前的成本較高，尙不能普

及，等未來科研進一步對「打一針」的「藥物」有所開發之後，它即能成爲人類戰勝頑疾的福星。

光動力療法的原理十分簡單，醫生給患者打一針，這種針劑並不是藥物，而是一種能轉變成感光物質的「化學材料」。這種「化學材料」隨血液流動，抵達癌腫大本營或患處停下來，浸潤癌細胞、充塞患處空隙，然後轉變成能感光的物質，猶如以前用的那種膠片，遇到能見光即能成影。

然後醫生用最有效的光源，如鐳射光照射這種「癌腫菲林」。菲林感光後，即時有反應被激活，有如一聲令下，紛紛躍起殺敵，直至「患敵」投降。

後日筆者會在此進一步介紹光動力療法。

校園

校園孩子眼

責任編輯：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（假期停刊）

聞聞新天地

黑與白之間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中七 溫家嘉

黑白本是互不往來，沒有關係的兩個世界。黑，是一個黑暗的深淵，隱藏着猙獰的一面，使人不禁心寒。白，像一個生活乏味的小圈子，平淡如水，一點情趣也沒有。黑和白永遠不了解對方，闖不進各自的生活，一直站在彼此遠遠的兩端。黑白是否真的永遠不能遇上對方？他們真的沒有相遇的機會嗎？

當黑與白混在一起時，創造的卻是另一番景象。爲夜幕下垂的天空添上黑黑的漆夜；爲萬里無雲的晴空畫上一朵朵白雲；陰天、雨天或雷電交加時候，體現的是黑白之間的合作，充分發揮其角色。在晴朗的天空上塗上黑色，頓然間變成陰霾一片；再多加一筆便是狂風暴雨、行雷閃電。黑與白可以對立，也可以合作無間，彼此間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黑與白互有關連，互相配合，互補不足。黑的邪惡可以被白的純潔融化，正如父親的苛嚴可以被母親的溫柔中和減滅。黑與白各有所長，配合得天衣無縫。小器的弟弟可以得到豁達的姐姐所包容，哥哥的關懷愛護可以感動自

私自利的妹妹，無知的幼子有待經驗豐富的長輩教訓。黑與白不是各自生存在極端，而是彼此向着對方走近；沒有刻意，卻恍如磁場引力，不自覺地吸引着對方。黑與白都是爲了對方而存在的，其意義就在於彌補不足，相知相融……

黑與白有各自的精采，努力去創造黑暗與純潔，也同時一起締造同一個世界——在黑白混淆之際，形成了灰濛濛的宇宙。黑不再黑，白也不再白，而黑中帶白，白中有黑，使黑的世界裡有點純潔，帶來希望的氣息；在白的世界裡則靜靜地起了變化，不再是一味地乏味。

或許，黑與白不會明白各自的世界，但幸得他們能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，因此而真正了解彼此的需要。不是常常聽到有人說：「你我生活於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你根本不會明白我！」真的如此嗎？或者，正因為來自不同的世界，走在一起時才有機會發掘新的趣味，才能擴闊視野，認識更多人和事，嘗試讓更多不同的顏色湊在一起。不同的世界自有其樂趣，不同顏色的世界互相碰撞，說不定能創造出一種新穎的、從來未有讓人發現的、與別不同的顏色。當然，這個調和的過程難免有一些失誤，但如果沒有了這個過程，又怎能知道怎樣才是失誤、怎樣才值得欣賞？

「黑白配」其實是互相襯托、互相配合的天生一對，不能忽略對方，不能失去對方，更不能傷害對方。他們是和諧相處的楷模，各自的優點補充了對方的缺點，讓雙方的存在創造出另一個獨特的結晶品。

最要好的朋友

鴨洲洲街坊學校 六年級 徐金來

令我想不到的，是那個在榕樹下度過的夜晚。令我想不到的是，僅僅過了一天，劉同學竟然主動對我說：「對不起！」於是我們又再和好如初了。

經過這件事之後，我明白到朋友之間需要互相寬恕和體諒。雖然現在劉同學已經不再和我在同一間學校唸書，但他永遠是我心中的好朋友。

在多年的小學生活中，我覺得我最不應該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打架。

記得發生那件事情時，我還在唸二年級，而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劉同學。那時我們常常一起嬉戲；上課時一起偷偷談話，一起被老師責備；小息時一起玩耍，一起談天說地。我們的關係就像親兄弟一樣密切，但從來不爲小事爭吵，更不會因此而打架。

然而，總有一次是例外的。那天，我們班舉行了一個「最佳值日生」比賽，哪個做得最認真的同學就會獲獎。比賽結果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，竟然由有「搗蛋王」之稱的劉同學勝出。這對他來說當然有着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的興奮和滿足，所以，他更特別愛惜那份老師獎勵給他的禮物——一枝精緻的鉛筆。

放學後，我請劉同學把那枝鉛筆借來欣賞一下，他馬上便答應了。可是，那筆剛放到我的手中，一不小心就跌在地下，更不幸的是，它咕咚咕咚地滾到馬路上了，並恰巧地被一輛迎面駛來的車子輾至粉碎。這時，劉同學二話不說，一下子就把我推倒在地上，我頓時怒火中燒，一站起來便向他猛揮拳頭。於是我們就這樣在馬路邊扭成一團，拚得臉紅耳赤，直至渾身汗流斑斑才作罷。最後，兩人都一起嚷着說「絕交」來代替互道「再見」。

令我想不到的是，僅僅過了一天，劉同學竟然主動對我說：「對不起！」於是我們又再和好如初了。

經過這件事之後，我明白到朋友之間需要互相寬恕和體諒。雖然現在劉同學已經不再和我在同一間學校唸書，但他永遠是我心中的好朋友。

想什麼。清晰而難忘的，是那個在榕樹下度過的夜晚。

我小時候不算太頑皮，但也愛鬧嚙，不肯乖乖坐下吃飯，吵着要去榕樹那兒玩耍聽故事。屢勸不聽之下，媽媽動了肝火，一把推我出門，再「嘸」一聲關上大門。我賭氣地走到榕樹下，預料媽媽一定會來找我。然而，等了又等，直至四周漆黑一片。隨風亂舞的樹葉，地上的倒影像面目猙獰的猛獸。我忽然想起前天小莉說過的鬼故事，再看到路燈忽明忽暗，像是被風吹過的燭光般，伴着陰森森的涼風，頓時心也寒了，全身顫抖。我用力提起僵硬的雙腿，頭也不回拔足飛奔回家。從此，我再也不會晚上到榕樹下玩了，即使白天走過榕樹旁，也是急急腳快步走過。這藏在我心底的小事，成了我和大榕樹之間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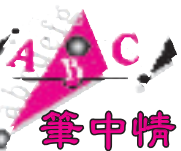
媽媽常說，大榕樹是她和爸爸的媒人。從前的人談戀愛不像現在這般自由大方，總是羞羞答答地默默含情。某年秋天，來探親的爸爸在榕樹下邂逅了在等待朋友的媽媽。爸爸向媽媽詢問進村的路，短短的三言兩語，已把爸爸牽進無限的甜美國度。涼風一吹，一片枯葉落在媽媽的頭上，爸爸隨手爲她撥去落葉，而媽媽紅着臉蛋低頭不語，像記了事的小學生一顆心七上八下。原來，常常到園村探親的爸爸早已留意到媽媽，這次大榕樹下的相遇，令他們的認識了解跨進了一大步。所以，每次提起大榕樹，媽媽的嘴角總會泛起一絲微笑，讓我彷彿看到爸爸當年珍視的那可愛的笑靨。

時代變遷，令農田長出的不是植物而是房屋，大榕樹彷彿也累了。近年來，大榕樹不斷出現枯萎的狀況，還有人要求砍掉榕樹圍地建房。無論大榕樹在往後的日子將如何，它已在我們一家人心中牢牢地扎了根，攏合着無數回憶，拔也拔不出來了。

（綠色力量、新創建集團合辦「港人・港樹・港情」保育活動之「榕樹細語——大城市小故事」徵文比賽高級組優異獎作品。本版略有刪改。所有得獎作品刊登完畢。）

懷念榕樹

靈樞堂怡文中學 中六 陳珏蕊



四十年前，香港還只是一個平凡的城市。新界鄉郊只有農田。媽媽的孩童時代就居在元朗的園村，直到結婚之後便搬離園村住到市區去。所以每到時大時節，我們一家人都會和媽媽一起回到園村。

每次來園村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那株糾糾纏纏屹立在風中的榕樹，它彷彿要見證着似水年華的過去。就在榕樹下，我點燃了蚊香，讓媽媽分享屬於她的榕樹故事。

適值春季節，農田灑上了一層綠意，大榕樹也綠絲縷縷地抽出嫩金色的葉芽，耀眼的陽光彷彿穿透了樹葉落在地上。每天早上，外婆都會先把媽媽帶到榕樹下，然後自己下田工作，遠遠的看着繞着榕樹玩耍的媽媽和她的一群小朋友。大家赤着腳丫，在榕樹下跑跑跳跳，你追我逐。大榕樹是如村莊的守護者，守護着下田工作的人們，也守護着等待家人回家的小孩子。

每到夏天，大榕樹下就是鄰居們飯後休憩的集中地。媽媽每每抓着外婆的衣角，拿着比她的頭還要大的葵扇，搖搖擺擺地在樹下跟着乘涼的大人湊熱鬧。偶然，七姑會帶來唱機，播一些懷舊樂曲，大家還常常竊竊細語，那些李家長子有多能幹、陳家媳婦有多潑辣、還有蔬菜又貴了多少等等都是鄰居們互通的信息和閒談的內容。涼颼颼的微風拂來，樹葉窸窣聲地相互摩擦，就像要加入大家的話題似的。

媽媽說，這棵大榕樹看着她結婚，看着她帶來孩子。童年時，父母一放假便帶我回園村探望外婆。那時候矮矮的我總會仰着頭望着樹頂，至今仍不曉得當時我在

吸煙危害家人（平面設計） 上水官立中學 中五 章成龍（上水官立中學「生活創藝」美術創作展作品）



明德國際醫院

徐振邦

位於山頂區的明德國際醫院（Matilda International Hospital）是一所擁有很長歷史的醫院，於一九〇七年一月開始接收第一批病人，至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。

這所醫院的命名，其實是與商人 Granville Sharp 與他的妻子 Matilda Lincoln 有關的。Granville 在香港經商，很支持妻子幫助老弱貧病的人，於是，在他的遺囑中表示要成立一間醫院，就是明德醫院誕生的前因，而這家歷史悠久的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已經歷了一整個世紀。

而醫院的建築物現在已被列爲第三級歷史建築物。



山頂明德醫院已有一百年歷史

油麗邨

陳志華

在油塘邨附近，有一條新屋邨名爲油麗邨。油麗邨位於油塘邨的西邊，鄰近東隧入口。油麗邨原計劃共興建六座大廈，作爲居屋出售；後來因應政府的停售居屋措施而改作出租公屋，所建的樓宇數目也有增加。部分油麗邨樓宇超過四十層高，因要迎合香港消防法例，故其中三座大廈設有隔火層。油麗邨的樓宇命名均以「麗」字作爲主詞，分別有碧麗樓、智麗樓、雅麗樓、秀麗樓、逸麗樓、頤麗樓、豐麗樓和盈麗樓等。

油塘邨內有數間中小學，其中以普照書院最爲特別。普照書院原位於九龍油塘茶果嶺道五五五號，鄰近昔日的油塘徙置區，中間以油塘道相隔。後來，由於地下鐵路公司要發展將軍澳線，因此，普照書院於一九九九年九月遷往如今的油塘邨內，學校所在的街道被命名爲「普照路」，以學校名字作爲街名。

經過近十年的發展，今天的油塘邨已是一個現代化的新型屋邨，與昔日的油塘徙置區有天淵之別，無論樓宇設計還是配套設施都大大不同。可惜的是，舊油塘徙置區拆卸後因地下鐵路的將軍澳線興建計劃定緣的關係，令油塘邨重建工程多番拖延，地盤也丟空了多年，許多原油塘邨居民先後搬離。因此，如今的油塘邨居民中，很多都不是昔日油塘徙置區的原居民了。